

主编 /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温儒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王富仁



心 灵守望

怀念炊烟

我爱我家

一路珍重

人约黄昏

情溢四海



中学美文读本

● 中学美文读本

心灵守望

主编：

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

温儒敏

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

王富仁

丛书策划：华 山

执行主编：刘敬业

本册主编：刘敬业 景振东

参加编写：石角山 韩城店 陈驿马

毛红驻 邱誉南 江天河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NA654/OP

中学美文读本 心灵守望

主 编 温儒敏 王富仁
责任编辑 张立华

装帧设计 张亚力
责任校对 晓 华

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--5649710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
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

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--5637018

印 刷 者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960 1/32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 40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-206-03833-6/G·1173

定 价 12.00 元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序

这几年，文学圈儿内鼓噪得不像个模样儿，什么怪诞的、荒谬的、离奇的、粗俗的……各式各样的文学流派粉墨登场，闹得花哨，闹得热火，闹得门前冷落读者稀，还嫌不够来劲，不够刺激。于是，把“美女作家”“新新人类”再推上前台，涂脂抹粉，扭腰摆臀，以争取新的亮点儿。

我们姑且把此类文学称之为“泡沫文学”，泡沫者，一闪即逝之物也。文学圈儿内倘若揉进了这类东西，那就无异于假冒伪劣商品，扰乱社会，坑害民众，甚至会致人残疾夺人性命——把文学硬是弄成非驴非马的模样儿，这是整个文学界的悲哀呵。

当然，这些年，我们的文学也有鲜亮的一面，有清新的空气，且不说那些重量级的作家推出的重量级的作品，就是一些野花小草，也

丛生争妍，并时不时透出点儿韧劲儿，透出点儿暗香，叫人痴迷得癫狂不已，欲罢不能。

选编《中学美文读本》这套丛书的目的，就是想把散落于各地的野花小草集中起来，培以土壤，施以水肥，以供读者鉴赏。文体以时下较受青睐的精短散文、随笔为主，内容上讲究可读性、独创性和哲理性，有缠绵的情思，悠扬的春曲，亦有心灵的感悟，深沉的反醒。随手撷来，总有些油盐酱醋蕴含其中，让人几多回味，几多思索。

世纪之声交融，野花小草吐芳。

愿滂沛之文风常吹，精神之枝干常绿。

编者

2001年7月



目 录

怀念炊烟

家.....	芳 玉→3
老 屋.....	胡 方→6
纸蝴蝶.....	郭 昕→9
老牛车	陈祝春→12
月圆月缺	张彦清→15
溪水如斯	长天庆→18
老 街	陈 强→21
月是故乡明	王代君→25
我爱你啊，小村	陈耳东→29
故乡、老树、小河与我	朱益民→33
露水河	章 萍→37
情系故乡	姚晓征→41
纸灯笼	郭建光→45
家乡的小河	张玉华→48
童年追怀	乔 杨→51
乡 情	郭海燕→56
翠竹情	陈大庆→60

家乡的日出	柳 斌→64
故乡的雨瀑	胡 国→67
家乡の木棉花	庄钦益→70
云归何处	崔 湘→73

我爱我家

又是柳絮飞满天	张 红→81
母亲节，是儿子的生日	丁有刚→84
母爱无言	何 慧→87
父爱安全网	石洞竹→90
母爱的力量	程咏泉→94
父亲的眼泪	朱 珊→97
生日寄语	计 强→100
母亲是一种岁月	星 冀→103
我家的天是老娘擎着的	博 大→107
为父亲流泪	赵 彤→111
回家真好	晓 燕→115
似水年华	林海燕→118
父亲的那座山	熊明国→121
老 爸	王大伟→124
奶奶的背	郑 丽→127
心弦上不逝的风景	沈迪枝→130
没有父亲的父亲节	蔡玉明→133



台 阶	陆绌宇→135
母亲的泪	王 喆→138
家	周 娟→142
母亲的姓名	王建国→145
爸爸不在家的日子	王 琳→148

一路珍重

点一盏灯	刘 壖→153
井 绳	臧 雷→157
真正的施主	袁小虎→161
永远的箫声	凌鼎年→164
由巴罗的格言想到的	徐婷婷→168
考 试	梁 巧→171
爱的考核	张玉庭→174
又是秋风起	梁占杰→176
一群鹅和一辆公共汽车	胖 胖→180
好大一个花篮	季 灵→182
英雄行动	周 剑→185

人约黄昏

一个天方夜谭	刘 壖→193
爱情是一种偏见	魏剑美→196



笛声里的爱情·····	周 鹏→200
连心之锁·····	何 蔚→202
情人卡·····	孙成全→206
写给朋友·····	阿 明→209
梦里花落知多少·····	柯云飞→213
你温暖的怀是我向往的港湾·····	李 娜→217
我仍然用心爱着你·····	吴天江→220
别离红豆·····	张青梅→223
爱情的别名·····	爱 莉→226
情爱语丝·····	张爱毕→229
柳·····	董传德→232
多雪的冬天·····	韩素芳→235
爱与美之歌·····	丁凯隆→238
爱情红草莓·····	晓 亮→241
无雪的冬天我依然等待·····	乐 青→245
羞色最美·····	相 亭→248
心灵的默契·····	流 云→251

情溢四海

生命的核心·····	刘 壖→259
白 鸽·····	刘白羽→262
拼死相撞·····	余 魂→266
北国鸟·····	川 岛→268



关于动物的几个故事	佚名→271
动物小品	儒勒·列那尔→275
羊	方 敬→279
德国买鱼记	栋 材→282
你是这样的夕阳	郑 玲→285
寻找尘封的轨迹	大 卫→289
长城长	刘 扬→293
可爱的雨	孙 静→296
升 旗	王根宇→299
礼 物	赵小晴→302
假如我是清洁工	江 蓉→305
蜜蜂赞	许 晨→309
猫	杨 乾→312
我 黑黑 童年	孙 婷→315
珍珠与蚌	莫 洛→318

H

uainian Chuiyan
怀念炊烟 ➡



家

芳 玉



我们用了一半时间奔波劳作，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去争吵。所剩不多的光阴，是否还够我们去沉默、去迟疑、去观望？

家，不仅是吃饭睡觉的地方，也应是天伦之乐的作坊，在这里，有孩子的笑容和父母亲温暖的脸庞……然而，居家的日子里，我总是诚惶诚恐，生怕自己又被囚禁在一间危险的手术室里。

有时，真想问一问天上的寒星：你们可曾关心过人间这微末的悲欢？在逝川之上，我们的生命并不比一星水沫更为久长，然而我们用了一半时间奔波劳作，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去争吵。所剩不多的光阴，是否还够我们去沉默、去迟疑、去观望？

每每想到这些，我真想对着那两张曾经是那般慈祥温暖的面孔，大吼一句：“有话好说！”……

坐在窗前，望着窗外的小树，它需要什么呢？是水，是阳光，是空气……是啊，家，曾是我那眼泪归

去的方向，多希望它不再是一间充满危险的手术室呵！然而，我总是忍着，忍着。

终于，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一向内敛的郁闷终于释放——“爸爸，妈妈，我想和你们好好谈谈……”

记得整个下午，我们三个人的心，都在蹦跳着、燃烧着，我不由地唱起罗大佑的《家》：

“每一首苍老的诗
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
每一首孤独的歌
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
给我个温暖的家庭
和一个燃烧的心灵
让我这出门的背影
有个回到了家的心情……”



家是游子心中永远晃动的摇篮。谁不想让自己浸润在家的温馨和芬芳中呢？

但家又给“我”带来了多少无奈，在这间“危险



的手术室里”，“我”触摸不到那一点点的温热，父母的争吵撕裂了“我”对家的向往，“我这出门的背影”，何时才能“有个回到了家的心情”？

“我”踌躇于家的边缘，等待从那扇紧闭的房门之内，泊来一点温暖的亮光……

老 屋

胡 方



她每天则仍以“生煤炉”作为早晚的必修功课。炉烟很大，很浓，把这经历了沧海桑田的老屋熏得很黑，而那门上的雕花如意，更是黑得发亮了。

在旧房改造以前的白塔路和皮市街交叉处的南端角，有一幢古老的房子，我在那住了五年。

房子看来很旧了，两层楼。房顶掩在梧桐树间，抬头看时，透过稠密的树叶，灿烂的阳光，现出残缺不全的瓦片。

这房子由两根很粗的木头斜撑着，也许是防止房屋倒掉吧。但是每当我看到这两根朽木时，总担心先倒下的会是它们自己。皮市街一度由花市变为菜市，这两根朽木也就有了新的用途——为阿胡子的鸭摊做避雨棚的骨架。这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

老屋的主人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以前我出门经常会遇见她。她经常穿着藏青色的衣服在屋外“晒太阳”。我很少见她 and 邻居说话，时髦点儿就是



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”。也许正是这种“沉默是金”的性格，造就了这么一个身处繁华的“隐士”。

苏州人很重“邻里情”，但有时过分得让人有些腻味。一些“三姑六婆”对于他人家中的长短了解得很清楚，似乎如果不知道邻居今天家中的饮食如何，并加以一番评论，自己便也难受得非绝食不可。但她们对这位“隐士”的了解还真不算多，那些自己尚不能分清录像机和 VCD 机的“是非人”对她惟一一致的评价是：“她，唉，落伍喽！”

我不会奇怪她仍把苏州的第一大道人民路称为护龙街。她是个很守旧的人，我有时甚至认为她还没开化。老屋进门的第一间是她的客厅兼厨房，正东赫然供着一个不知她儿子已经“孝敬”来了几年但仍然全新的煤气灶，而她每天则仍以“生煤炉”作为早晚的必修功课。炉烟很大，很浓，把这经历了沧海桑田的老屋熏得很黑，而那门上的雕花如意，更是黑得发亮了。

我和她共处了五年，渐渐有些熟了，见面也会互相笑笑。她对每天总是风风火火、耳戴 WALKMAN 的我的笑中满是不解与疑惑；而我对她的笑中，似乎有着些许的无奈。

五年中，她的炉子一直在烧——烧着早晨的泡饭，烧着中午的糖醋排骨——好久没给儿子打牙祭了。